

七十二家集

班蘭臺集卷之三

漢北地班固孟堅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議

匈奴和親議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
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
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
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

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出重使前後
相繼至於其未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
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
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
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脩者也今烏桓就闕
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
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
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
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

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旣明中國主在
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狐其
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
虜稍彊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
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

符命

典引

有序

蔡邕註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
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黄門趙宣持秦始皇帝
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
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
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宐絕也此言非是卽召
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
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

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
世非謚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
詞不周於用至於病疾而遺忠主上求其書
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
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
緣事斷諛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
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
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
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

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
觀隨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
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
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
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燼燼

易太極是生兩儀烟烟燼燼陰

陽和一相扶貌也

有沈而與有浮而清

與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

和同沈而濁者爲地浮而清者爲天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地體沈而氣升

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衆類同矣

肇命民主五德初起

民主者天

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
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
終於水則復始也同于草昧玄混之中

易曰天造草昧混猶溷濁踰

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言結繩書契已

往其道寂寥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

厥有氏號紹天

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夏乎其

書猶可得而脩也

所依爲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

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

道人

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

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綽者

莫崇乎陶唐陶唐含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

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

首將授漢劉

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爲之正四臣已編故歸

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爲漢王以卽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

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

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後歸其子畱秦者焉劉氏以是明之漢爲

堯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閭

而恒文乖彝倫敦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

學立制宏量洪業表相祖宗贊揚廸哲

相助也始受命

爲祖繼中爲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昭詰之德備哉粲

爛眞聖明之式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編

矣

茲孔

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

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

所而衆星共之

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

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標胡縊莽分尚不

洎其誅

言二祖卽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爲先除也

然後欽若上

下恭輯羣后正位度宗

度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

然後敬順天地恭輯諸侯正位居尊也

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

淵穆

深美之辭也

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

矢陳也敦勉也

毛氏曰敦勉也

野
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土

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

謂大漢之德也蓄聚也

洋洋

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本事曰誥誓戎事曰誓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贖可探也

洪大也纖細也

竝開

迹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弈世勤民以方伯統

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

不恪

韋彘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

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

至于參五革夏京遷鎬毫

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

天邑天是故茲

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武周

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

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恥於始伐也豈不然乎亦

猶於穆猗那翕純儼繹周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倚歟那歟孔子曰始

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噉如也繹如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

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謂各也焉弈乎千載豈不

克自神明哉焉弈光曜流行貌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

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

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言測度漢木至唐

任舜育萬化契成稷

皆爲之父母模範也然後宣二祖之靈光襲四

宗之緝熙

宣編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爲三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

孝明日顯宗二祖重光天

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

仁風翔乎海表威靈

行乎鬼區

鬼區絕遠之區也

懸亡回而不泯微胡瑯而

不順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

言明定天

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

鋪聞遺策在下之

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言使

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胸臆側匿盈縮之異也

外運渾元內霑蒙

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

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仁與亢

四表

曰宇往古來今日宙

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

不敢論制作

鞏亦勞也

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

揚寓內

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爲年首而秦以十月爲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

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

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

章也

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

髴雖云優慎無乃蕙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

爾而進曰

慎而無禮則蕙

陛下仰監唐虞中述祖則俯

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烝

懷保鰥寡之惠浹

懷安也得養也

燔瘞懸沈肅祇羣神

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

肉角馴毛宗於外囿

祝明禮脩則麒麟來應

擾緇文皓質

於郊

思廣信立則白虎擾

升黃輝采鱗於沼

聽德知正則黃龍見

甘

露宵零於豐草

德至天則甘露降

三足軒翥於茂樹

鳥友

哺之鳥至孝之應也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

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

天子寧內也

日月邦畿卓犖

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

麥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

如也蓋用昭明夤畏承聿懷之福

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履以懿鑠豈其爲

身而有顙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

厥道

恁思也族陳也

啓恭館之金滕御東序之秘寶以

流其占

恭館宗廟金滕之所在東序牆也尚書曰顙頊河圖維書在東序流演也維書

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

亮信也章

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明而出天賜之使視而行之

孔繇先命聖乎也

錄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

體行德本正性也

體行正性習堯所履

今天子

逢吉丁辰景命也

言逢此吉當此時履

命以創制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以和

神荅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

允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命

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

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

羣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餉覈仁

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

水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誼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彼行流又曰肴覈惟旅

既感羣

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

讜當也經常也繇占也王

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敗卜言天下已舉五十之占而習吉也將

絳萬嗣揚洪輝奮景炎

楊奮皆振布之意

扇遺風播芳

烈久而逾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

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

漢漢與唐堯而已

設難

答賓戲

有序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
爲業或譏以無功文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
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
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
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

彰是以聖喆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暝墨突不
黔由此言之恥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
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
服浮英華湛道德嚮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
首尾奮翼鱗振拔沔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
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
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
芒之內潛神默記縕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
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

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
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迫
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闢道德
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
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
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
颺電激竝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雪煜其間
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搗朽磨鈍鋌刀皆能
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

而捐相印夫啾發授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
蠱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
之會風移俗易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
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
辭商鞅挾三術以鑢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
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顛頽福不盈眚
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
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

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遭其身乃因秦貨既貴
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
之氣彼豈樂爲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
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
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
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
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
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
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

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
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
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
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
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
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
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
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
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

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
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
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娑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
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
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
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
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
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
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

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
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
世莫眊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
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龜媒之不覩其能奮靈
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躡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
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
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
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
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

鉤和鵠發精於賦石神筆出於無規走亦不
任則授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又

班蘭臺集卷之四

漢北地班固孟堅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頌

寶車騎北征頌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
歷握輔操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
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疆城勒邊御之
永設奮輶櫓之遠徑閔遐黎之騷然念荒服之

不庭乃總三選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
於末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
於乏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響慕羣英影
附羗戎相率東胡爭驚不召而集未令而論於
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弩蜺衝
雞鹿超黃磧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飈疾踵蹊
迹探梗莽採嶰阨斷溫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
流霰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于鹵
甲冑積象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散

數累萬億放獲驅拏摧城拔邑擒馘之俘九容
誣謗響恬東夷埃塵戎域然而囁呼鬱憤未逞
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筭何則上將
崇至仁行凱易弘濃恩降溫澤同庖廚之珍饌
分裂室之織帛勞不御輿寒不施繹行無偏勤
止無兼役慳蒙識而愎戾順二者異而懦夫奮
遂踰涿郡跨祈連籍庭蹈就疆徭晴嶼嶼幽山
趨凶河臨安候軼焉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
戰伊秩之所邈師橫驚而庶御士拂帽以爭先

回萬里而風騰劉殘寇於沂垠糧不賦而師贍
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教忻鴻校而昭仁
文武炳其竝隆威德兼而兩信清乾鈞之攸冒
拓畿畧之所順蒙弓鏃而戢戈回雙麾以束運
於是封燕然以隆高禪廣韉以弘曠銘靈陶以
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盪殘風軻泰幽嘉
凝陰飛雪灑庶其雨洒淋榛枯一握興嘉卉始
濃土膏含養四行分仕於是三軍稱曰疊疊將
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乎首天潛

耿兮與神參

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崇祀明堂上稽帝堯
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
明神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
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廸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翻六
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
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
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祫于南庭
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旂旌

銘

封燕然山銘

有序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
憲質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
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
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
戎氐羗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
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淮
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

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爨鼓血尸逐以染髀
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
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
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
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
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復其邈兮

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嵎熙帝載兮振萬世

高祖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魎
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埃斯亭建號宣基
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
秦王應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
勒陳東征剗擒三秦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
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
蕭勃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
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叙將十八贊述股肱

休助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
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
萬年是興

十八侯銘

鄼侯蕭何

馳號相國弘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
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鄼

將軍舞陽侯樊噲

巍巍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興漢
破楚矯矯忠良卒爲丞相帝室以康

將軍留侯張良

赫赫將軍受兵黃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令惠

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光榮舊宅

太尉絳侯周勃

懿懿太尉醇厚朴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
卿相土國兼并見危致命社稷以寧

將軍平陽侯曹參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興代
之際濟主立名身履國土秉御乾楨

丞相戶牖侯陳平

洋洋丞相勢譎師旅擾攘楚魏爲漢謀主六奇

解厄揚名于後

南宮侯張敖

堂堂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跡建忠功成
德立襲封南宮垂號萬春永保無疆

衛尉曲陽侯酈商

衍衍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歿於齊橫恥
愧景勿頸自獻金紫褒表萬世不刊

將軍潁陽侯灌嬰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

殄盡躬迎代王功顯帝室萬世益章

將軍汝陰侯夏侯嬰

斌斌將軍鷹武是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
乂安流及要荒聲騁海內苗嗣紀功

將軍陽陵侯傅寬

休休將軍如虎如熊御師勒陳破敵以威靈金
曜楚火流烏飛將命仗節功績永垂

將軍信武侯靳歙

斤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匹旅折衝

扞難遂寧天下金龜章德建號傳後

丞相安國侯王陵

明明丞相天賦挺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
成著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

將軍襄平侯韓信

桓桓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璧身油項營序功
差德履讓以平轉北而遊雲中以傾

將軍棘津侯陳武

巖巖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仇滅

主定四海是禎功成食土德被遐邇

曲成侯蠱達

晏晏曲成輿從龍騰安危從主赤曜以升赫赫
皇皇道彌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詣
行所如意不全天秩邑土勛乃永存

將軍青陽侯王吸

邑邑將軍育養烝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入軍

討敵頂定天都佩雀雙印百里爲家

論

難證論

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
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又

太古之世不車不舟陸走以遊不棟不宇巢穴
而處

連珠

擬連珠

五首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爲寶非駟儉之術伊呂之爲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
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臣聞馬伏皐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爲羣士齊寮
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文

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
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
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
以應客北方之人謂碁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
畧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
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
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

仁由已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
有不遇劣者有僥倖畸擎相凌氣勢力爭雖有
雄雌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
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
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
無祈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
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
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
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基破塞亡

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
奇要厄相刼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
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
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
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
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
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晏也至
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
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

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
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
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
事

附錄

班固傳

宋范曄

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
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
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
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
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
奏記說蒼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
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旣而有人上

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牧固繫
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
讖事下獄死固第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
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
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
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
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興校祕書固又撰
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
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

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
後闕而不錄故採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
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
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
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
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
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
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

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
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
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
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符輒獻上賦
頌朝廷有大識使難問公卿辨論於前賞賜恩
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
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寶戲以自
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
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

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
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恒南虜故
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
附之歡而成非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因今施
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
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
得其致焉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
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非單于聞
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

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
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井庭
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寶憲敗固先坐
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
之初洛陽令种蒧嘗行固奴于其車騎吏推呼
之奴醉罵蒧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寶氏
賓客皆逮考蒧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
十一詔以譴責蒧抵王者重罪固所著典引賓
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

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遺事

詔召玄武司馬班固改定禮制之室固曰京師
諸儒多能說禮宏廣詔集其議得失帝曰諺言
作合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昔堯
作大事一夔足矣

後漢書

車騎將軍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洛水浮
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班固爲馬上三
十步哀辭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

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
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出古曰此
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

集評

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壯麗最得其體傳玄連珠序

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陸機

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文心雕龍

孟堅兩都明絢雅瞻文心雕龍

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文心雕龍

典引所叙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

義會文斐然餘巧文心雕龍

孟堅才流而老于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

詩品

班孟堅之文以整而奇

王維楨